

写“下水文”其乐无穷

□ 张朝林

我在高中读书时期，组织过一些爱好文学的“发烧友”，自己动手办了一本纯文学刊物，叫《小荷才露》。曾经在全校传阅，有过不小的轰动。这就是我文学的初梦，或者叫初恋文学缪斯女神。

从事教育工作之后，我就爱上教育事业，一生教书育人无愧于心。教书，多数教的是语文，从一个班级的a.o.e，到九年级的《醉翁亭记》，我都轮番教过，虽不算“桃李天下”却也弟子几千。那时国家教育部门规定，从小学三年级起，开始“起步作文”。说实话，那时候的语文教材内容较单一，编排较古板，趣味较单调，无法最大限度地激发孩子们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兴趣。更何况让三年级的娃娃写作文，真是老虎吃天，无法下爪。记得第一节作文课上，我给孩子们在黑板上写出《春天来了》的作文题目，就袖手旁观了。孩子们看到作文题，个个伸舌头，愁眉苦脸，憋了两节课，也没憋出一篇像样的作文来，气得我脸红脖子粗。第一次失败的作文教学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，事后我认真反思，对于刚刚起步作文的孩子们，要引导，要写“下水文”，要激发孩子们的写作兴趣，进一步把孩子们引上“下水文”之路。

“下水文”，也叫教师的范文。写好“下水文”对于一个语文老师来说，是教好学生的“看家本领”。试想一下，古今中外，从古至今，多少文人骚客的作品，都是从“仿写”到“创作”最后形成“个人特色”的三个阶段，孩子们的起步作文也是如此。总结了第一节课失败的原因，开启了第二堂作文课的尝试：第二堂作文课之前，我先引导学生观察春天，提出几个简单问题：“春天里，你看到了什么？听到了什么？你想到了什么？你还想说什么？”课堂上，我一边引导，一边让孩子们把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想到的都说出来，让孩子们有话可说了，个个跃跃欲试，都想争先发言。之后，我在黑板上写道：“春天来了，花儿开了，小草慢慢地绿了。小河的水涨了，清了，小河哗啦啦，唱着春天的歌儿。田野里，农民伯伯开始播种了……”孩子们睁大眼睛，默默读我的“范文”。

有了这篇“范文”，又有了孩子们自己观察出来的东西，《春天来了》这篇作文非常成功。在作文讲评的时候，我把优秀的作文在班上朗诵，同时悬挂在评比栏上，孩子们作文兴趣上来了，他们都喜欢写语文课和作文课。看到孩子们的作文一次比一次写得好，我会心地笑了，从此我坚持我的作文教学程序：引导——范文——

2002年，国家开始实行《新课程标准》，教育的春天来了。《新课程标准》坚持“学生为主体、教师为主导”的办学理念，开放式的语文教学走进课堂，这个时候我的作文教学，在坚持写好“下水文”的同时，倡导孩子们多征订课外读

物，多看课外书，把读物、书籍里的好文章也作为“下水文”，认真学习，吸收精华。课堂上让孩子们把自己读到的“下水文”进行相互交流，一时间，孩子们的作文水平大幅度提高了。

我觉得好的“下水文”就投递给报刊。记得我给九年级孩子带语文课的时候，写了一篇《童年的时光》发表在《安康日报》“香溪”副刊上，我把报纸让孩子们争抢看，为了我的成果，孩子们不忍心，个个争着报纸，先睹为快。这下还得，我在孩子们心中成了他们崇拜的“作家”了，纷纷把他们自己创作的小诗、小文拿给我，让我给他们修改、投递。

文字正如天上的星星，我们为什么不把它摘下来，来点亮孩子的艺术星空，点亮学生的文学前程呢？语文老师就是那一位摆渡人和点灯人，把汉语语言文学绵绵不绝地传承下去。说来真巧，有几个孩子的作品还真的在《安康日报》副刊刊登。我把孩子们发表出来的报纸，张贴在“光荣榜”上，如同一枚炸弹，顿时在校园乐开了花。一时间，喜欢写作的孩子越来越多，课余时间我的办公室围满了前来要求指导作品的孩子们，我乐此不疲，一个一个指导。

我不断地读书、观察、思考、创作，每年都要在报刊上发表几十篇作品，拥有了一大批崇拜我的粉丝。若一段时间忙，没顾得写作，就有粉丝把电话打进来询问情况，我便找借口，对方便说，某省长比你忙多了吧，人家还坚持创作古诗词哩。我无话可说，从此再忙也要坚持创作。

在教研组工作的时候，我还主编一份内部交流刊物，刊物中设计了一个“师生园地”的栏目，专门发表师生的文学创作。刊物也在此刊物上刊登，权当“范文”吧。刊物的不断出版，大大激发了全镇师生的创作激情，有许多师生的文学作品，从内部交流刊物走出安本，翻越秦岭，走向全国。他们打趣地说，一本刊物，一篇篇“范文”成为他们攀登文学的阶梯。我感到欣慰，这就是写“下水文”的力量，这就是“范文”的能量，一旦开启他们创作灵魂之门，他们就会走向广阔的文学天地。

我的读书、生活、思考、创作，一点都不敢怠慢，在文朋好友的指导下，我给《人民日报》“大地”副刊开始投稿，先后在“大地”上发表了《幸福花》《梦萦镇坪》《红红的春联，红红的日子》《油菜花开了》其中《幸福花》被许多媒体、网站转发，上了高考中考模拟试卷，《红红的春联，红红的日子》编入《人民日报教你写文章》，有幸成为其他省市小朋友的“下水文”。我在网络上查了一下，全国许许多多孩子，模仿我的《红红的春联，红红的日子》进行创作，他们的模仿作品也纷纷登上了网络或者报刊。我想，写“下水文”示范影响力之大，力大无穷，其乐无穷。或许在不远的将来，从这些孩子们中间，会走出文学大家的。

编者按

不少教师在教学之余，偏爱写作与创作，已成为安康文学的一支重要力量。谈起作文教学，许多语文老师都颇感头疼。作文指导课上，老师讲得唾沫纷飞，滔滔不绝，口干舌燥；学生写作依然是唉声叹气，抓耳挠腮，老虎吃天——难下爪。那么，到底有没有一种化难为易，收效明显的作文指导之路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如果教师在作文教学时既动脑又动手，经常向学生展示自己贴近现实的“下水文”，一定会大大调动学生写作的积极性，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，进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教师长期坚持写“下水文”，是提高学生作文水平的一条捷径，是作文教学的一个突破口。值此第39个教师节来临之际，我们特意组织一批教师作家围绕“新时代教师写作之我见”，谈谈自己的想法、看法和做法，向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——教师致敬，希望有更多教师加入其中，为提高作文教学质量和繁荣安康文学作出更大的贡献。

“新时代教师写作之我见”专页



新学期，新生活(中国画) 王关棣 作

让生命在阅读与写作中灿烂

□ 唐玉梅

一直以来，我都是一个安静的阅读者。作为一名英语老师，一位校园文学社团的指导老师，我给每一届学生都讲过这样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常常被学生当作笑话来听：一个很有名气的诗人终于如愿以偿看见了大海，波澜壮阔的大海汹涌着，诗人诗兴大发：“啊，大海啊，你真大啊！”

孩子们于是哄堂大笑。这个笑话戏谑一个在见到大海的瞬间，被大海的壮美所震撼的人所发出的感叹，我一点也不觉得好笑。因为我确信自己在看见大海的那一瞬间，也一定是失语的；可能也只是看着，任凭心中有一个个词汇如奔马驰骋而过，语言的匮乏尚在其次，更多的原因是要有表达的勇气、信心和技能。在中国传统的语境中，孩子往往被训练成一个听话、乖巧和安静的“好孩子”，做一个不需要出声的孩子，往往做一个勇于表达和个性自由地表达意愿和看法的孩子，更能够获得长辈们的夸奖。尤其是，在我们的课堂里，静静地接受语言输入和讲授的品质，仿佛是一名好学生的基本标识，被暗中鼓励。

当我把自己对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看法，表达和引申出来，进而启发孩子们意识到，掌握适当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语言表达方法的重要性时，课堂突然之间由哄堂大笑转为静默思索。我问学生，如果有一天你被突然邀请去面对无数虚席的万人会场，进行一次突然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演讲，或者当你置身于一个非常陌生的语言环境，让你进行一场事关时局的辩论直播，你是否能够做到出口成章胸有成竹字字珠玑文思泉涌？

我说我不能。作为教师，每一次流畅地讲课，每一篇被朋友们点赞的文章，每一次看似不经意地对他们作品的点评，其实都是经过无数次的阅读，作为素材积累和铺垫，阅读过无数篇相似话题的内参和看法，并经过认真思考和反复甄别，才得到的相对比较流利和相对成熟的表达；写作是阅读的延伸，作为一名教师，一名文学写作爱好者，我的生命永远是行走在被阅读所赋能的途中。

我喜欢一个人安静地阅读，当我一个人躲在阁楼里，躲在卧室里时，我一定是沉醉在一个文字所描绘的世界里。我痴迷于文字日常的精神时空，在文字创设的万花筒里，依凭和借助想象的无穷力量，我拼凑起一个个我所不曾见过的远方：荆湘美景、边疆风光、大理山水、雪域高原、闽粤天地、域外孤岛、渺渺星空、辽阔大海，从北国大漠到旖旎江南，从华山绝顶到风吹草低见牛羊……一个个色彩缤纷、超然物外的传

奇世界，伴随着天马行空的想象，一一在我面前打开，所谓的“文”之思也，其神通万里，故寂然凝虑，思接千载；悄焉动容，视通万里。吟咏之间，吐纳珠玉之声；眉睫之前，卷舒风云之色。“世界并非只有我眼前的日常，生活也并非一定要为日出而作日入息，有很多很多的志士愿意为了这个世界的更美好牺牲一切，而不是仅仅只关心着自己的衣食住行和一日三餐……”

在阅读中，我发现了文字所携带的美好的力量；在简短的汉字组合的字里行间背后，有着只可意会的种种细腻的情感，有着五彩斑斓的穷尽视觉可见的缤纷色彩，有着令灵魂震撼的磅礴力量，在语言文字所陈述的乡间，你竟然可以感受到了种种难以名状的喜怒哀乐。

阅读可以成瘾。儿时居住在偏远的乡下，在我所生活的方圆数十公里，凡能借到的书，我全部读过了，甚至三遍四遍地翻阅，就连哥哥姐姐的语文教材被我读得滚瓜烂熟，当我闭着眼睛，能够说出某一段话在第几页第几行时，我便开始了自己给自己编写文字的游戏：

我虚构一个女孩，她明眸皓齿，然而她遭人陷害。之后她苦练武功，机缘巧合又成为侠女，然后她遇见一个王子，王子玉树临风，白衣胜雪，他们之间不意外地缠绵悱恻爱恨情仇……我那时根本还不知道，我所开始的这种编造武侠小说自娱自乐的游戏便是写作。

武侠小说的虚构，是独自自娱自乐的游戏，是把一个真实女孩的内心深处，三观和天马行空虚构的世界，用文字的方式呈现给现实中的自己，以弥补阅读食材的匮乏和缺失。

歌星李玖哲曾说：每一片与众不同的云彩，都需要找到天空去存在。当写作与不同的陈述不知不觉间，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组成时，它就如同日常呼吸一样自然到不可或缺，文学的向善性和向美性使我们即使在困顿中，依然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梦想，在经历了现实的丑陋、世俗的繁杂、人性的矛盾之后，在面临生存的绝望状态下，我依然始终愿意相信美好的存在，相信正义、光明和未来一样永远不会缺席，从来坚信有很多很多人即使自己“床头屋漏无干处”，却仍旧愿意并希望能够“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。

写作给我庸常的生活打开一扇可以看见星空和未来的窗，并指引我的心灵永远面朝宽广的大海，让我看见春温，看见花开。我因此愿意引导我的学生和我们一起沉浸在文字的世界里，让书香浸润心灵，用文字记录所见，用写作表达自我。

因为需要，也因为值得。

我的写作兴趣，首先应该从给学生写所谓的范文，或者从写“下水文”说起。

那年夏天，我刚毕业，就被分在巴山深处一所偏远的农村初中任教。由于所学的是非师范专业，我别无选择了语文教学。平时上课还得心应手，但一到作文课，我就犯愁。“一怕周干千，二怕写学生”，无论你再口舌干燥地讲，学生写出来的东西就是不尽人意，要么是流水账似的记叙，从开头到结尾不流水账似的；要么是枣木撒板——三言两语就完事了。记得有次让写亲情类的文章，列举了许多例子，并且都是发生在班上的真人真事，让亲身经历的学生写一遍，可写出来的东西仍然平淡无奇，没有情感。我尝试着自己写了一篇关于父爱的文章，叙述了一件父亲疼爱自己的故事，写好之后我泪流满面！

翌日，在作文课上给学生们朗诵时，开始学生们听得鸦雀无声，后来许多学生也泪流满面，最后却是雷鸣般的掌声。我知道这篇文章写出了真情！后来这篇文章，先在澳门《华侨报》上刊登，后来“文学陕军”编辑看后，直接回复：“写得太感人了，本想父亲节那天发表为快，但没忍住，提前发表为快。”同学们自从聆听了这篇父爱文章之后，似乎明白了什么是真情实感，同时也慢慢有所提高。教师的真情温暖，启迪他们从细节中发现生活的美妙与暖心，从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。

而这才明白“下水文”在作文教学中的重要性，是示范是鼓励是提醒，以后每个单元的写作，我都预先举作文本看。时间长了，对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隔几天没写，浑身没劲，似乎身体缺少点什么养分似的。

再后来，我不慎右腿摔伤，主治医生严格按照程序进行治疗：拍片、清洗、抽脓、化验，该做的检查一项都没落下，最后缝了几针让住院治疗。好不容易挨到第七天，伤口愈合，但主治医生又说里面的沙子没清洗干净，又用刀子把伤口切开，用剪刀把新长出的肌肉剪掉，那个疼啊，不亚于刮骨疗毒。直到膝盖露出白花花的骨头，就每天静脉注射，让肌肉自然生长，一折腾就是三四月！走不成路，上不了班，在病房里望着乳白色的天花板发呆，阳光从窗缝透射过来，尘埃在活活地飘荡。我把这一切攒在心里，把内心的苦闷写在纸上，第一篇篇小说《人道·医道》诞生，当时虽未发表，但内心确实有种无法言表的愉悦，就像对一位知心朋友诉一番衷肠，身上上一阵轻松。猛然发现写作原来有种近乎疗伤疗毒的功效！我试着把拙作投到《扬子江文学》，居然被编辑相中发表出来。后来我想：文字并非一味地

教师写作与乡村教育

□ 吴有臣

要给学生唱赞歌，也应该发现和揭露生活中的问题。基于这种观点，又写了一篇关于医疗方面的小小说《重锤》，讲了一个关于过度用药的问题，发表在《安康日报》副刊上。这两篇小小说发表以后，我写小说的激情大增，就把创作的视野放在小人物身上，着重讲述身边小人物的心灵故事，这些故事往往能直抵人心的直击事，这灵感。后来我把这些小说集结成册，索性取名为《时空的尘埃》，至今已在全国上架60余家书店，反响良好。

写了一些小说之后，似乎觉得不够过瘾，就尝试写点长东西，这就有了第一个中篇小说《如何做人》，讲述了有一个校长在说时如何任人唯亲、如何打压一名年轻教师，卸任后面临诸多尴尬的故事。最让他尴尬的是他以前最信任的几个“心腹”，也对他一百八十度的转向，让他那颗衰老的心脏每天都在刀割油煎中，就在他离校回家准备休息时，这时恰好“八项规定”已经出台，他回家的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。著名作家《安康文学》很快刊登，写好后，省作协副主席张虹给予了首肯和较高的评价，说这是撕开了生活的切面，找到了生活的痛点与热点，是一篇直击人灵魂的小说。

前段时间，著名作家、文联主席李春平在我校进行文化调研时说过：“教师创作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，尤其是语文老师，一定要写好‘下水文’。”其实，在我看来，教师的创作要受环境、心境的影响。我非常感谢学校的校长，自从创作发表后，有一些人对号入座，我就思考到底是写还是不写？但出于骨子中对文字的挚爱，整个创作就像“地下”工作者“潜伏”一样，悄悄地进行。校长知道后，就会在会上专门鼓励，说教师写作是一件好事，不仅能够提高学校的声誉，而且还能带动和促进学生的作文写作。以前旬阳县文联组织采风活动，想请假去参加采风是件难事；而新校长来校之后，干脆把参与文联采风算成公差，鼓励语文老师走出去交流；在年度考核中还把教师发表的作品给按比例予以加分，这是多么难能可贵、两全其美的好事呀！在学校的鼓励下，我的创作激情澎湃，文思泉涌，首部中篇小说集《号角嘹亮》顺利出版。后来的校长仍沿袭这种厚植育人情怀的做法，鼓励更多年轻教师加入创作队伍，如此的文学氛围，我校《“诗人校长”和三位“作家教师”》的故事才一时被传为佳话。

现在想来，教师的写作确实要靠自身的努力，但也与学校的育人环境密不可分。作为一名基层教师，自己应该更多地用笔来书写乡村教育，引领更多的乡村孩子去触摸写作与文学的殿堂。

教师梦，文学梦

□ 石昌林

让人浮想联翩，使人陶醉其中。“愿用家财万贯，买个太阳不下山。青春少年是样样红，你是主人翁，要雨得雨，要风得风，鱼跃龙门就不同。青春少年是样样红，可是太匆匆……”充满哲思的歌曲从稚气未脱的孩子们口中唱出来，让人思绪万千，使人忍俊不禁。

因病离开过学校一段时间，可梦里依稀总在校园，不是给学生上课，就是在操场上打篮球……病情稍微好转，即刻要求返校上班。密不可分的相聚是我，校园与我已血肉相连，岂可分。教师是我唯一的身份，也是我挚爱的事业。

重返学校的这一天，我难掩激动喜悦的心情，挥笔写下了这样的文章：拖动着三月的脚步，终于如愿回到久违的校园。一脚踏进学校大门，心便“咚咚”地乱跳。数日不见，校园让我刮目相看：笔直光亮的水泥人行道两边，绿树成荫，花朵摇曳；暗红色的塑胶跑道，是绣在教学楼间盛开的花朵，中间规划整齐的篮球场，是绿色的花蕊，一群蜜蜂正在花蕊中跳跃；教室里琅琅的书声传来，那是朗诵给校园的赞歌；音乐室里，溢出悠扬的歌声，在春风里和云雀一起飞扬……

喜爱读书，喜爱坐在办公室前的树荫下读书。风和日暖的下午，课后，总爱搬把小凳置于办公室门前的竹林边，一杯清茶，一本书，读得津津有味，读得忘乎所以。学生总是在课间休息时，或者借故上厕所时围过来：“老师，您看什么书呀？好看吗？”或者远远地招呼一声：“老师好！”每每在这时，我抬起头来，师生对视一眼，接着会心一笑。这些都是爱读书、好上进的学生，我知道他们的心意，是怕我看书久了伤眼睛，想让我休息一会儿。或许，他们喜欢我，想开口向我借书阅读。

读书积累到一定程度，总觉得有话要说，有情绪想表达，有人事值得用文字记录下来。于是，便有了文学创作冲动，自此一发而不可收。目前，有5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见诸各类报刊，出版了个人散文集《时光深处的温暖》，其中个别篇章获得过报社及区级奖励。

孔子曰：“教学相长。”所以，我的“教师梦”真实而多样。也曾常以“趣作浆、乐为师舟”通过多样的教学形式，引导学生畅游在语文写作的蓝海里，践行着教学相长的誓言和担当。校园又是明理讲学的地方，爱能滋养出学生的沃土，我从中学汲取营养，茁壮成长。有人说，文学创作需还原真实性，需讴歌“真善美”。这样看来，我的“文学梦”现实且美好。



新来的孩子(中国画) 王关棣 作



艺术的叙事·弘美(中国画) 王关棣 作